

生活的勇气

麻阿人

到北京参加岗位培训，整整九天的时间，走之前，我就颇踌躇，是否带着练毛笔字的一套家伙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每天坚持闲暇时练点毛笔字，这一间隔近十天，于心有些怅然若失。

走前收拾东西时，自己思量了很长时间，最终没有带。因为这样的培训班，晚上尽管有空闲，但往往会有人呼朋引伴搞些活动，也许难空闲。尤其是这样的场合，如果山东同志多，经常

会有热心人组织酒局，喝酒吹牛，显示山东人的豪爽，你要是不参加，还会有人不高兴、说怪话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带几本书吧，推脱几场酒，关上门读书，若是带上练毛笔字的家伙，也有点太另类了。

培训期间，有次课上讨论，一位内蒙古的同志，她由正在练毛笔字说到专业刊物如何服务读者。知道了有个练字的同好，我课后便把我常看的一个书法教学

小公号推给了她。没想到，她正在写的字发了出来，的确是在房间里正写的，原来她把练字的笔墨毡都带来了，真正做到了每天业余时间练字。我由衷地表示敬佩，这正是我想做而没敢做的事情。

由此我想到了宁夏作协主席、著名作家郭文斌先生，有次在济南的活动中我见到了郭先生，他因践行自己低碳绿色的生活理念，出差在外都自带着脸盆牙刷牙膏等，以

便节省用水、不浪费宾馆里的一次性用品，吃饭时他坚持让主人点自己够吃的就行，搞得主人都不好意思了，别人想大吃大喝都放不开了。

这就是生活的勇气。视死如归、大义凛然，当然是一种生活的勇气。但更多的生活勇气都表现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，这勇气让人在平常生活中努力做更好的自己，坚持践行更好一点的理念，真正成为一个人知行合一的人。

王阳明的伟大不在于其学说有多高深，而在于其能时时处处做到知行合一，不为流俗所绑架，有勇气按良知而生活。我们每天都在过马路，总能看到许多绿灯未亮就闯红灯而过的行人，也总能看到有一两个行人，他不管路上有无车辆，不管身边人流匆匆，依然像傻瓜一样站在路边，直到绿灯亮了才过马路，这傻子身上体现的就是生活的勇气。

夏六月

文/刘文波 图/苗青



麦收之后，麦茬地展示出一片原始的空旷，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很远的地方。套种的玉米还没有长起来，只是一队队排成整齐的队形，接受风的检阅；又像是做操的小学生正在风里伸胳膊，伸腿地跳跃着。绿油油的，让人相信十天半月后绿色就会重新占领这片土地。

我们几个逃午睡的捣蛋鬼，光着脚丫，风一般得卷过麦茬地，尽管脚板生疼，但更大的吸引力在召唤我们。况且，哪个农村孩子没有打赤脚的童年呢？

正午刚西斜的太阳正是最毒的时候，晒得大地焦渴万分，也如我们此时焦渴的心：我们迫切需要一次痛快的浸泡。地面烙得脚丫生疼，每个人额头上挥汗如雨。招摇的水草在呼唤我们，我们已经嗅到河水湿润的水腥气。没多久，河里便浮起一只只小鸭子，搅得河面风生水起，激流澎湃。我们全然忘记

了师长的叮嘱父母的训斥。

泡够了澡，一个个泥猴儿一般，皮肤黝黑。离下午第一节还有一段时间。河岸上桑树林里紫红的桑葚如红红的玛瑙，灯盏；樱桃，香气馥郁，袭人心魄，挂在枝头，膨胀着每个人的欲望。我们不约而同地钻进林子里，索性爽个够。后面的事相比于眼前的美味，显得微不足道，罚站或者检讨成了遥远的事情。熟透的桑葚那个甜啊，入口即化，余味悠长，甜中微酸，肥美多汁。我们互相犷气对方。他找到一个大的，我找到一个更大的。你的甜，我的更甜。开始刚露红的，半红的，都舍不得放弃，后来吃挑剔了，专拣又大又紫的。看着对方吃得满口紫红，嘴唇、牙齿、舌苔，如涂了胭脂口红，娇艳迷离。我们相视捧腹大笑，没想到自己一副红口红牙的样子有多么骇人。张扬的伙伴还学着面敷朱粉，口施桃红的戏子，袅袅

娜娜咿咿呀呀的似轻舞水袖，如面对对戏台，多情而投入。

得意之后是惊恐，唇齿皆红的情状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铁证如山，无法抵赖了。我们使劲地洗着嘴巴，刮嘴唇，妄图消灭罪证。

回到校园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大概午睡还没有结束吧，那最好不过了。我们忐忑不安缩头缩脑地想溜进教室。老师早如二郎神一样掐着腰，作金刚怒目状，把我们喝住。黑板上，已是满满的字词。铃声响了，第一节已经结束了。我们整整误了一节课。

列队站在办公室里。“都伸出胳膊来。”老师用粗粗的大拇指的指甲狠狠地每个人的手臂上划了一道，留下一道鲜明的白水印。逃午睡，下河，二罪归一，罚站一下午。

我们每个人互相吐着舌头，不自觉又露出了红红的舌头，恐怖骇人。

向麦子致敬

闵凡利

在五月里收获麦子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。

五月阳光如炼，在一望无际的土地上塑造着麦子。麦子金黄，随风摇曳出扑鼻的芳香。那种芳香让人兴奋，让人疯狂，让人流泪。

流泪的原因是农人知道麦子在这样的季节里像秋日一样奉上了自己。那种坦荡，那种真诚，那种无奈，那种辛酸，揪着他们的魂。麦子走过的路艰辛而漫长，从秋日入土那一刻起，开始是芽，接着是苗，颤栗在萧萧的风中，然后是漫漫冬日里冰刀雪剑的磨炼。

冬日终要过去的。那时我的农人坐在冬日的田头，抚摸着那火苗一样鲜活的麦子。他们知道，麦子是苦，活得不容易，就像人生。但他们明白，这就是活着的代价，是没办法的事，必须得面对。

那时麦子就在冬日里波澜不惊地活着，默默无闻地把自己活成一种忍。在那样的季节里，忍就成了一种精神，就成了春日里的一丛绿色。那绿色是那样晃眼，让我们这些碌碌者自惭形秽。可我们是人，是具有思维的高级动物。我们有口，有嘴巴，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。理由是那样的充分，就像五月里的麦子一样沉甸甸饱满。我们的饱满让弯腰的麦子感到了羞愧。那种羞愧使麦子在五月里感到生命活过的空白，感到了一种嘲弄和伤

悲，感到了他的生命只是一种玩笑里的笑料。那时，麦子就坦荡地献出了自己，在五月朗朗的烈日下。

那时镰刀开始歌唱。沉寂了一年的镰刀从锈迹斑斑的痛苦和失落中走出，走向他的舞台。他的舞台宽广而明媚，热闹而缤纷。我们的镰刀就上下翻飞，用锋利的刃完成一个个生命的最后仪式，那就是结束。

镰刀沙哑的歌喉便开始了圆润，开始了嘹亮。麦子的血滋润了他的嗓，磨利了他的刃。他的刃在太阳下灼灼刺目，面对着麦子，他像远古之前的秦始皇，站在坑前望着坑下的那些儒者的头巾。头巾或黄或绿，但在他眼里，那只是一块布。他的霸道就是让那些布变成土，肥沃他的土地。就像麦子，喂饱他们的肚皮。

于是，我们的麦子就齐刷刷地倒在农人的怀里，像婴儿一样，那么安详。我的农人汗水如注，沉浸在一种喜悦中。那喜悦让麦子心安，让麦子明白自己没有虚度逝水的年华。虽然他们明白自己的最终归宿是葬于人腹，可他们却无怨无悔，因为他们真诚地活过，无愧于生养他们的厚土。

在五月里丰收，一望无际的田野里一片空白。六月将至，空白之中又生出点点绿意，那是玉米。

玉米不哭。玉米正努力地把自己活成一棵树，撑住这个季节。

母亲是党员

周脉明

的麦浪中，一只白色的大雁在领着众雁飞翔。

我们问正在捆麦子的邻居四婶：“我娘呢？”四婶冲前面割麦子的社员一努嘴：“打头的那不是你娘吗？”我忙跑过去一看：这个领头的“大雁”真的是我母亲。她被太阳晒得古铜色的脸红通通的，渗着汗珠，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。我不由得对母亲肃然起敬，原来母亲这么厉害，干起活来男劳力也不如她。

母亲也有示弱的时候，回到家就经常腿疼腰疼。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经常轮流做她的“按摩师”。有时候父亲一边给她按摩一边埋怨他：“别硬撑了，你就在别人后面割。”而母亲却说：“当党员干

部的不干活，咋让社员干？我可不服学那些人，整天背着手瞎指挥，让人背后戳脊梁骨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就问母亲：“娘，党员是啥？”

母亲说：“党员就是那些带头干活的人，就是那些把吃亏当作享福的人。”

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，负责当时号称“天下第一难”的计划生育工作，得罪了很多人。记得有一年我上五年级，腊月廿八那天上午，前街的招财叔竟然气呼呼地抱着一个，领着两个，把三个女儿放在我家就走了。临走时丢下一句话：“我去结扎，孩子你家给我养着吧。”

招财叔走后，母亲没有说什

么，拿出我家好吃的好喝的给那三个小女孩。我一见留着过年吃的东西竟然给了这三个小丫头，趁母亲不备，唤来狗暗中吓得她们姐仨“哇哇”大哭，往回走。

母亲把她们领了回来。她对我骂道：“你咋那么不懂事？你招财叔一时心里拧不过弯儿来，才这么做的。他想过来了就会来领孩子了。”我不服气地说：“咱家管这三个丫头吃喝，那不吃亏了吗？”

“吃亏是福。我以前咋告诉你的……”母亲厉声对我喝道。

年三十晚上，招财叔的三个女儿和我们一家人嘻嘻哈哈围着一桌子饭菜唱歌、讲笑话过除夕时，招财叔走进了门，竟然给我母亲跪下了：“嫂子，我对不起你……以后我都听你的……”

后来，招财叔的三个姑娘长大了，都认我母亲为干妈。招财叔的二姑娘在母亲的培养下，不但入了党，担任了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，还变成了我的兄弟媳妇。

乡间家训家风

邮箱: jifxzg2017@163.com 征稿



母亲是党员，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才知道。那时候，母亲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，村里的妇女主任，带领一帮婶子大娘等“娘子军”和男劳力一样出工、出力。

我上三年级那年夏季，有一天，我因为要买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中午放学后，去麦田向母亲要钱。到了地头，看见生产队里20多位男女社员正在田间割麦子。打

头的一位社员穿着洁白的汗衫，身材中等，头戴芦苇编的斗笠，俯身弯腰，左手往前一探，往后一搂，手里便抓住了一束麦秆，右手伸出明晃晃的镰刀，紧贴着麦秆根部，往后一拽：“唰——唰——”一大把麦秆就下来了，放在麦垄上，接着往前一递步，手又往前一探一搂……在其身后是呈放射状分布割麦子的社员。远远望去就像在金色